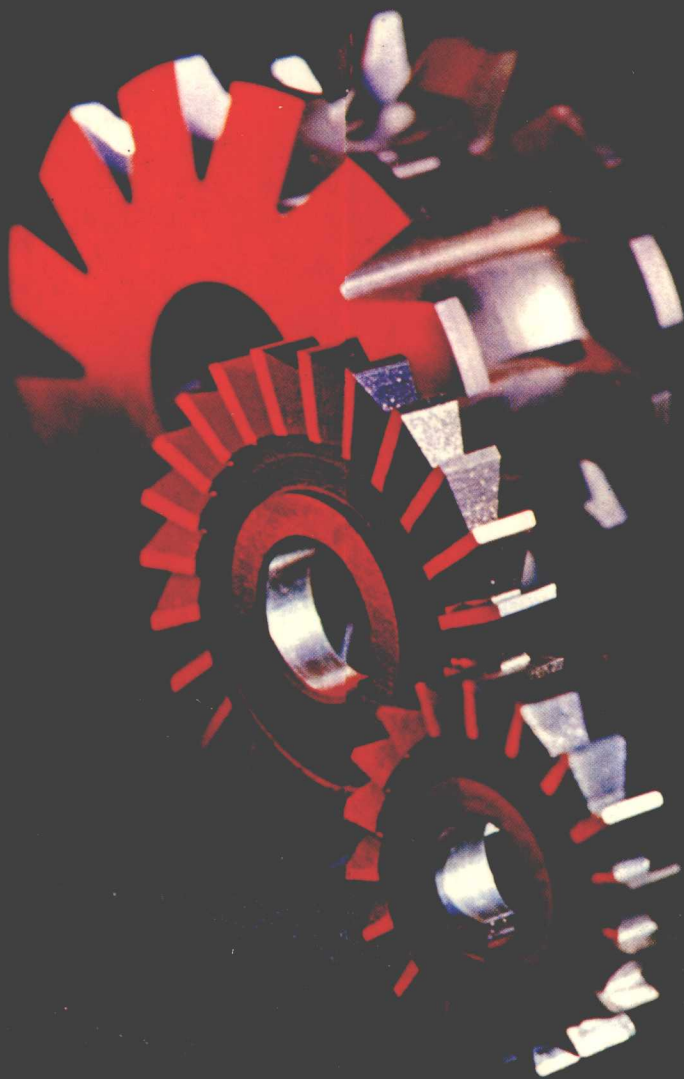


齒輪旋舞



台灣新世紀出版部印行

新生副刊 主編

齒輪旋舞

台灣新生報出版部印行

舞 旋 輪 齒

主編者／新 生 副 刊

發行人／沈 岳

出版者／臺灣新生報社出版部

經銷者／新 生 超 級 書 城

地址：臺北市延平南路二一〇號六樓

電話：三二一六〇八〇・三一〇三一四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新生報帳戶

印刷者／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6號

電話：九八三一〇六一〇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定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

齒輪篇短章——榮耀的勞力·····	簡良助·····	一
守護光明的人·····	荻宜·····	五
大夜班生活·····	雨客·····	一九
土水師父怕抓漏·····	鄭阿才口述·鄭朝如筆記·····	三三
快樂的工人愛唱歌·····	芥子·····	四三
曾爲迫退人·····	愷真·····	五三
起厝師金樹伯·····	廖光賢·····	七七

代工之家·····	蕭玉燕口述·謝新福整理·····	八七
合板生涯瑣憶·····	東方欣·····	九三
由義務電器工起家·····	任文星·····	一〇三
銅哥仔·····	羅明芳·····	一一五
土水師來啦！·····	丘榮裏·····	一二一
我那些工讀的孩子們·····	陳文榮·····	一三五
我有「家庭水電工」·····	海君·····	一四九
零件國裏的指揮官——阿輝仔·····	林木刀·····	一五七
這十幾年來，有點看的啦！·····	朱秀娟·····	一六九
雞婆班長·····	米雷·····	一七七
女工宿舍·····	短笛·····	一八三
板築之間·····	陳亞南·····	二〇三
利用農閒賺外快·····	葉輝明·····	二一七
木匠心聲·····	韻茹·····	二二七

窯裏的總頭·····	吳承漢·····	二二三
夜半溫暖的一雙手·····	李妍慧·····	二四五
家庭主婦去做工·····	鳳華·····	二五三
寧願忙碌不願閒·····	羅蘭芳·····	二六七
吹出來的果實·····	寰宇·····	二七三
客家巷裏的小小螺絲釘·····	劉洪貞·····	二八一
印狀紙的工人·····	翁才文·····	二八七
老當益壯話警衛·····	哲正·····	二九七
鑿山洞的人·····	鮑曉暉·····	三〇三
滾動的巨輪·····	白棟健·····	三一

齒輪篇短章

榮耀的勞力

簡良助

有個人靠乞討爲生，人家對他說：「你年紀不大，四肢也健全，爲什麼不用自己的勞力去賺錢呢？」他說：「我幹的確是乞討，但我必須裝模作樣、無病呻吟地去博取別人的同情，這也是頂累人的事，誰說我不勞力賺錢？」

有個人靠偷竊爲生，人家對他說：「你年輕力壯，頭腦也聰明，手腳又利落，爲什麼不用自己的勞力去賺錢呢？」他說：「我雖然幹的是小偷，但我必須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去偷東西。三更半夜，人家都酣睡了，我還得躡手躡腳剪鐵窗，開門鎖，翻箱倒篋，尋找財物，這也是頂累人、危險的事，誰說我不勞力賺錢呢？」

這個乞丐和小偷，雖然用了勞力，但我們並不承認他們用了勞力，因為他們的行徑並不合「勞」力的意義。

那麼什麼是勞力呢？我們分析「勞」字的構造，「力」的上面有個「榮」字的頭。榮、榮耀、光榮也。意思是說，把力量支付在榮耀或光榮的事情上，即謂勞力。乞討、偷竊，行為不光榮，且爲人所不恥，所以他們雖付了力量，卻不能以「勞」力視之。

我們常說勞工最神聖，就是因爲勞工們把他們的力量支付在有益世人的榮耀事上。

有這麼一則故事：一個社會學家，曾到餐館裏訪問了一位洗盤碗的工人：「你認爲什麼工作最偉大？」這位工人理直氣壯的說：「我的工作最偉大。」「爲什麼？」「因爲如果我有一個碗盤沒有洗乾淨，就有一個人的健康遭到影響，如果我的碗盤都洗得很乾淨，大家的健康就獲得保障，所以我的工作最偉大。」

拿破崙一生縱橫戰場，英名蓋世，但卻很敬重貢獻勞力的人。據說，有一次他外出散步，適巧迎面碰上一羣勞力者，前行的隨員喝令這些人趕快退避，拿破崙立

即予以阻止。他說：對這些勞力者，我們應加以尊重，因為他們對國家、社會有着極大的貢獻。

談到這裏，我就想到時下許多家庭主婦，在做煩了家事後，常自怨自艾說：「我整日為這個家辛勞如此，有什麼意義呢？」於是卑賤自己的工作來。其實意義才大呢！你只要回頭一想：孩子在我的照顧下，一天天的茁壯，丈夫在我的料理下，無後顧之憂，吃飯時，全家人感到齒頰留香，居家時，全家感到舒適溫馨，我付出的這個勞力多榮耀呀！如此一想，勞怨也就拋出九霄雲外。

由上面這些事可以看出，職業無貴賤，只要把力量支付在榮耀的事情上，任何勞力都是偉大的、可貴的，如果支付在見不得人的事，縱然用了許多力量，一樣被視為齷齪、卑鄙，不但徒勞無功，而且還會「勞」而招怨。

守護光明的人

荻 宜

在我的少年時代，每逢颱風之夜，幾乎是守着黑夜到天明的。

我從來沒對人說過這事，包括我的父親和姐姐妹們。

雖然風在外面，雨在外面，我置身安全舒適的屋內，風雨進不了屋裏，可是風雨卻打入心坎，教人驚駭，令人憂心。

每個風雨之夜，都是一個驚駭的時辰，一個憂心的長夜。

我的父親謝順治先生，他是臺灣電力公司的員工，我們姐姐妹，都是吃臺電的飯長大的。

守護光明的人

五

刮颱風，多半夜晚，風大，雨急，夜黑，外面忽兒乒乒乓乓，忽兒鬼哭神號，沒有人會在這當口往外跑，除非是個瘋子。可是往往這個時候，家裏的門開了，摩托車引擎響了，只是瞬間，父親就投身狂風驟雨中。每次都是這樣，屋裏通常漆黑的，線路損壞了，父親出去的任務，無非循線檢視，看那裏壞了？盡力搶修好。

父親是臺電一處服務所主任，小地方員工編制有限，除父親外，僅多了另一名員工，那員工通勤上下班，到夜晚父親獨守，風雨最劇的時候，往往父親一人孤軍奮戰。

記憶清晰極了，那年我們住關西石光，颱風來了，好不驚嚇人。關西，就是六福村野生動物園附近的一個小鎮，知道的人大約不少，可是石光在那裏？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石光——位於關西和新埔間，是頂淳樸、寧靜的一處客家莊，電力公司在此設立服務所，雖然是個小服務所，負責地區卻分散而遼闊，電力公司租下兩棟屋舍，一棟服務所，另棟我們住家。房子兩層樓式，二樓房東一家人住，鋼筋水泥房子，外面砌上碎石，在荒僻的村莊上，算是最堅固美觀，也最高大的房舍。正

因爲高大，當颱風來襲，三面幾乎沒別的建築屏障它。風雨越過騎樓，直拍窗戶，門窗軋軋作響，玻璃咣咣顫動。狂風驟雨彷彿隨時可以震倒門牆，破窗而入。

就在這個淒風苦雨的時候，我往往瑟縮被窩顫抖，心底不斷囁咕，父親，他人
在何處？

狂風暴雨下的郊野，簡直難以想像，黑漆一片不說，沿途茂密的樹木，隨時會連根拔起或攔腰折斷，而縱橫紛亂的枝桠，被狂風暴雨摧落，少不得張牙舞爪，撲人一身或傷人臉面。最可怕的還有駭人的長蟲，不管有毒無毒，牠們軟溜溜的身子，面臨風雨交加，焉有不如臨大敵，胡闖亂竄之理，至於飛砂走石，更無一時停歇。

每一陣風狂雨驟，是一陣錐心的痛楚。不知父親如何在呼號的狂風下衝鋒陷陣？只祈求風停，雨止，更盼着父親快快安返。一遍又一遍，我豎直耳朵，想尋摩托車急煞的聲音……。

那年父親四十，我突然想到用一種方法來安慰自己惶恐的心靈。記得前數天，有一個江湖術士打門口經過，硬要替父親相命。父親拗不過讓他相了，他說父親四

十二歲會有個小小的財運。明知道他混飯吃的伎倆，這會兒卻成了我安慰自己的靈藥。心底不斷叨唸着，父親今年只有四十，那相士批過父親四十二歲有一個小小的財運，可見父親不會有什麼事，他四十二歲還有一個小小的財運呢？

這樣的自我安慰，心情好過多了，直熬到快天亮聽到一串摩托車急煞聲，父親總算回來了，我在安心之後，疲累睡去。

六年小學，我一共讀了四個學校，住了五個地方。一年級在苑裡；二年級轉苗栗；二年下學期遷竹北，在竹北那年，我們還搬了一次家；五年級移至石光。

地址一變再變，學校一轉再轉，唯一沒轉沒變是父親的作息。

住苑裡，服務所在隔壁，父親幾乎每晚九點後才回家歇下，甚至還更晚，苑裡只有少數幾盞路燈，每天傍晚，父親騎着「全身響只有鈴不響」的單車，到電線桿下，人半倚半坐車上，高舉長長的桿子，挑開路燈開關，次晨一早，再去一趟，將燈熄掉。

這件開燈關燈的事，一點也偷懶不得，傍晚去晚了，行人車輛註定摸黑，早晨若宴起，讓燈亮着大眼，豈非浪費？光是幾盞路燈，就夠考驗勤怠了。

住苗栗，家裏離服務所稍遠，父親更是一大早出去，至臨睡才見着人影。

遷到竹北，父親調升主任，另一名員工家居香山，每到傍晚，那員工打過招呼，便打道回府，父親更忙了，似乎清早一睜眼，就見他伏案寫字，也不知那來恁多瑣事要辦？父親一筆蠅頭小字既工整又漂亮，往往我們要就寢，還見他臥伏桌上，一筆一劃寫個沒完沒了。

直到如今，當我見到來收電費的臺電人員，不禁肅然起敬，他們不是光文不武，他們是文武齊來的。

坐辦公桌只是臺電員工工作的一部份，戶外天災或意外毀損，才是一項大考驗。雖然艱鉅的修復可以申請「外線」協助，若只是尋常損壞，就得自己動手了。

自己動手當然不輕鬆，可是比起颱風之夜孤軍奮戰要好得太多。人手不足可就近徵集幫手，但幫手也只幫忙些簡單、瑣碎的雜務，經驗豐富的父親，就得使出爬高本領，上電線桿去，有多次看父親「高高在上」，不禁觸目心驚。

父親「高高在上」總令人心憂，擔心他會踩空跌下，或不小心觸了電。

有一名年輕電匠觸了電，父親救下他，施以人工呼吸，緊接着將他送醫，摩托

車經過家門口，前座的父親頭髮成了亂草，滿臉憂急，後座年輕電匠臉上血色俱無，黑色的短髮「全體肅立」。看着這一幅景象，我手心冰冷，四肢發軟，心中不住吶喊：父親，爲什麼要吃這行飯？

小時候，看寄到服務所上的信件，上面稱呼均是「謝主任順治」，還以爲「主任」有多神氣，如今想來，那「主任」是什麼都兼的，幸喜父親女兒多，有幫着掃地，有幫着燒水，有幫着跑腿，有幫着抹桌椅，不然父親還不是從主任到工友連同工人一起包了？

最忙碌無非收電費期間，父親和另一名員工一起出動，挨家挨戶去收。收費前我們最歡喜，可以幫着父親蓋收費章，收費之後，可以幫着到郵局跑跑腿。兩件事一做，自己儼然是個「大人」，很神氣哪！

人手不足，唸小學三年級起，父親大膽訓練我，讓我到郵局滙錢給管理處，通常分兩批，第一批數目最大，父親自己處理，第二批，數目少點，但也是一筆不小數目。父親用報紙一包，連同信封一併付我，我便與高采烈去做「大事」了。

誰也沒想到，要墊起腳才能摸到櫃臺的小女孩，居然「身懷鉅款」。一天，父

親無意間把我辦「大事」的事兒說與母親聽，母親大驚，此後父親讓我「身懷鉅款」都悄悄瞞着母親，免得母親要叨唸：這麼多錢交給這麼細漢罔仔，是準備吊鼎嗎（吊鼎，即吊鍋，意謂準備丟了職業，不吃不喝。）

父親十六歲就進臺電。

不知道他究竟學了多少好技術？有一天，我的朋友突然送出一句話；她說：「你爸爸好厲害，我們家電燈不亮了，每間房，每盞燈都不亮，你爸爸來了，只看了一眼，才動一下，燈全亮了，你爸爸好厲害。」

聽她誇張的語氣，我不覺沾沾自喜。

我很清楚，她家唯一的毛病是保險絲斷了。

而在我們自己家裏，一盞燈壞了，往往拖拖拉拉好幾天沒修。父親說，別人的要立刻修，我們自己的，隨時都可以修。

最後修好那盞燈的，往往不是父親，是我們自己。不錯，父親有時也會動手，他是魔手，手一動，問題立刻迎刃而解。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們從小跟着他，耳濡目染，如果我們想讓黑的燈亮起來，不是難題吧！

守護光明的人

一一